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 第十九回 怪醫方燈下撕衣驚痘出 奇解數竿頭拍手唱歌來

鸞吹道：「素妹，你臉都變了色了，為甚這樣光景？」素娥低低應道：「婢子因乏異常，眼前怕就有大病來哩！」鸞吹道：「我也只有口氣兒，但你臉色更不好看，快些進去安息。哥哥身子才好，只怕經此勞頓，又有反覆，還要累你伏侍哩。」一面催促素娥進去，一面吩咐僕婦熄燭關門。只見未能進來說道：「頭裡小姐給的銀子，用去了八兩鋪堂；值刑說，重打了許多，要去六錢；原差押大相公來受責，又出了一兩銀子東道；縣裡留素娥妹酒飯，廚子合外宅門又詐去五錢；共用了十兩一錢；這裡還剩六兩多些。轎錢打發了一百個，這是存下九百；小姐請收下了。」鸞吹道：「我身子不好，心裡不耐煩，你放在身邊，用了算罷。白相公在縣裡吃酒，可叫乘轎子，打碗燈籠，去接了回來。後日就是端陽，要備三席酒；一席做過羹飯，就分散與你們過節；一席請白相公，兼謝謝素娥；只我一席是素，二席都用葷罷。」未能應諾而去。天色已黑下來，鸞吹憶著素娥，自己執燭，照進書房，見素娥和衣睡臥。輕輕將手在額上一摸，覺道有些發熱，忙替他蓋好衾被，放落紗帳，悄步出房。恰值未能提燈回家，說：「白相公今日是不能回家的了，明日再去接看，裡頭吩咐出來，要留過節，還要請去看龍船哩。」鸞吹道：「他這身子，如何勞碌得動？你還去說聲，接了回來罷。」未能道：「官府裡面，不比人家，小的去守候了多時，方得傳活進去，已經回了出來，誰敢再稟呢？」鸞吹沉吟道：「既如此，你明日早些去伺候罷。」鸞吹暗想：怎知縣這般用情？不解其故。

原來任知縣這日要清又李，一來要迎合夫人之意；二來要博大度之名；三來見又李相貌不凡，少年剛正，議論雄偉，將來必然發達，有心結識；然未經稟命，不敢自專。一面送又李至書房，一面進去稟夫人。那夫人嚴氏出自名門，秉性賢達；雖為任公所懼，常要講起妻為夫綱的道理，卻是識大體，有作用，不比小家婦女一味蠻打瞎撞。所以任公官聲，不為所減；到那緊要去處，反得夫人之力。以此任公益加敬畏，凡事都不敢自專。夫人聽說要請自生，大加稱賞道：「這酒是很該請的；一則這件事哄動合縣人耳目，若不加以禮貌，豈不笑你為庸碌之人？二則此人見絕色而不迷，是第一等正人君子，這等人不親近他，還去親近何人？三則任公有三來，夫人有三則。我在屏後窺他相貌不凡，滑稽聳異，虎步龍行，是一大貴之相，識英雄於未遇，正該在此時物色他。依我主意：若止一席而散，尚不見你好賢雅意；此時節下，天氣正熱，外面送來禮物頗多，你便留過了節，所費無幾；一發同去看看競渡，耀人耳目，方顯得你吐哺盛節，贈紓深情，不是風塵俗吏所為也！」任公連連贊道：「夫人所見不差，真個四面八方，俱算得周到，下官謹依尊命。」任公得了夫人旨意，席上分外慇懃。他原是科甲出身，文墨精通，史書淹貫，與又李亦是講說得連。席罷，更苦苦相留；又李感其誠誠，只得住下。裡面撥出小童一名，名喚錦囊，在書房伏侍。又李觸著奚囊，不覺淒然。任公打發了些公事，備下圍碟，又陪用了幾杯酒，黃昏後秉燭坐談，夫人房裡，烹出上好毛尖，送來潤吻。因叩起：「文章之外，更擅何長？」又李不覺漏出兵詩醫算之事，略略說些大概，已是聞所未聞。任公道：「弟有一故交，姓林，現任福建參將，精於兵法；他說：『六韜三略，俱屬無用；只有一部《左傳》方是兵家要略。』弟嘗驚以為狂，據他講來，卻頗有些動聽。弟於幼年，也學做過詩，未曾楔門，又已久荒。至醫算之學，卻從未講究，只抄幾個丹方，打那歸除乘法罷了。不意先生青年，如此該博，真是奇才。」又李道：「六韜三略，原非無用，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；若執於死書，便蹈趙括之故轍，如醫者之具有成方，而未施於症，不若《左傳》之一症一方，朗若列眉也！」因把《左傳》上戰陣之事，略為指點。

任公正聽有人頭，只見錦囊悄悄耳語，連忙告便，進去了一會，出來說道：「先生方才講究醫理，字字精深；二小女向有痞症，今日忽然發作，欲求先生一診，不知可好褻讀？」又李道：「叨承厚愛，豈以褻瀆為嫌？但診脈須在清晨，此時酒後，恐非所宜！」任公道：「先生並無酒意，拙荊因小女心腹絞痛非常，囑弟今晚必要求先生一診，萬勿見卻！」又李無奈，立起身來，錦囊執燈前導，進至房中。只見燈燭輝煌，幾個丫鬟僕婦，簇擁一個披髮女子出來，又李逡巡不進。任公道：「拙荊說先生是坐懷不亂之人，小女尚幼，不必拘泥形跡；況且先生說的望聞問切，望正是第一件事哩！」這女子攢著雙眉，朝上深深道了萬福。又李竟自坦懷，手執蠟炬，細細照看，叫他咳了一聲，問明痞在何處，次將六脈診過，問月事行否。任公道：「尚未，」又李道：「此非痞也，乃肝經積血耳。」任公道：「此症經過許多名醫，都說是痞，但只是醫治不好，日甚一日；先生獨決其非痞，何以知之？」又李道：「冷愛面色青黯，兩目風輪無光，聲澀而滯，病在左脅，肝脈結澀，月事不行，非肝經積血而何？」因寫一方，是延胡索一兩，不用引，河水煎服。說道：「此病一服即愈。」剛放下筆，回過頭來，要叫那錦囊點燈照出。

只見背後一個十六七歲的美貌女子，側露著半面，在房門口偷看又李寫方。又李瞥然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阿呀！」左手早把那女子胸前衣服扯住，那女子縮身不及。又李側身轉立，便把右手去解他衣服。嚇得那女子魂飛魄散，口中大叫。任公又氣又嚇，竟呆在椅上，立不起來，口裡只叫：「反了，反了！」裡面夫人和許多丫鬟僕婦，都慌得沒了主意，一片聲亂嚷。又李把那女子穿的兩件紗衫，已是紛紛扯脫。那女子精著半身，突出兩隻嫩乳，急得雙足亂跳。又李一手扯住那女子腰間的抹胸，一隻手還要去扯脫他的裙褲；那女子抵死掩住下身，沒命的喊叫。房門外亂趕進無數家人來打捉，被又李把手一擋，當先的擋倒了兩個，跌轉去，又擋倒了幾個。又李只是不放手，只顧要扯去那女子的裙褲。那女子將身子蹲倒，兩手捧住了又李左手，盡力亂抓亂掐，口裡忘命大叫，叫得聲氣都沒了。夫人領著許多婦女，手裡亂叢叢的，拿著竹竿門門，向又李頭上，橫七豎八亂搨亂打。那小姐診脈進去，已經上床睡好，也爬了起來，拿著一根繃架，攢著眉頭，幫著夫人們搨打。任公氣破胸脯，急得魂出，只叫：「反了，反了！」家人們出去，拿了槍刀棍棒，趕進來要打要砍，又李一手提起椅子招架，一手攔住女子，卻不放鬆，兩隻眼睛，睜睜的只看著那女子的面目喉頸。家人們砍打不進，要出去叫皂壯進來。只見又李大喜，大笑道：「如今是好了！」一手把那女子放鬆，一手把椅子望著眾人用力一掃，那些槍棒，都紛紛的掃落在地。一面向任公說道：「老先生恭喜了！」任公嚇呆了，那裡聽見，只顧喊：「反了，反了！」轉是夫人有些見識，猜道必有緣故，把手裡一根門門，撐定了身子，喘吁吁的，在房門口說道：「家人們不要動手，白先生快些說出緣故來。」又李道：「這位女子，是府上何人？」夫人道：「是大小女。」又李道：「大令愛一身悶症，最逆之症；我瞥然看見，將色已繞咽喉，再停時刻，必致悶倒，便屬不救之症；故捨命救之。要想老先生同在房中，婢僕環立，我豈敢妄行調戲？如今夫人將火照看，令愛喉間，黑色退盡，渾身已發出痘點，性命可保矣！」那女子一脫了身，急跑進房，衣服也不及穿，躺上床去，就如死人一般，渾身癱化在那裡。夫人拿燭細細照看，果然頭面及上半身，懼發出微微紅點；因復替他解開裙褲，只見小腹、腿彎、臀、足各處，俱有點見了。

此時家人俱環擁房中，任公尚自著呆。又李自把窗眼中灰塵，來泥那手上抓傷之處。夫人竟出房，跪將下去，朗朗說道：「大小女喉間黑影，起自心胸，已有數日，揩擦不去，正自疑心，卻不知是悶症逆症。蒙先生苦心神力，救他性命；妾身等反行冒犯，獲罪無窮！今特來拜謝，還要求先生始終加惠，用藥收功，恩有重報，決不敢忘！」任公忽見夫人出跪，直立起身，一骨碌也跪在地下。又李不便拖扯，只得同跪下去，拜畢起來。夫人道：「白先生請起。」自己卻不進去，丫鬟連忙撥過一張椅子，夫人要坐下去，卻見又李立著，正待開言。又李道：「這椅子已是攢碎，坐不得了。」丫鬟忙又搬過一張椅子，把那碎椅，撥放院子內去。黑影裡，見窗外一件東西，色色的亂動，那丫鬟叫聲：「阿呀！」攢了椅子，向房裡直滾進來。眾人俱吃一驚。夫人慌忙喝問，丫鬟說知緣故。家人點亮了燈，齊去照看，口裡打著啞聲，手裡扯著一個人進來，卻是小童錦囊，嚇做一堆子，在窗外發抖。

又李、夫人、任公先後坐下。夫人開口道：「先生方才既知小女出痘，因何不說明原委，用藥救療，而必如此治法？此中定有精微，乞道其詳！」任公道：「正是，先生為何不明說呢？」又李道：「令愛症已犯實，危在頃刻，非藥石所能療；即藥石可療，亦非倉卒所及施。晚生卒然拿捉，急褫其衣，更作欲扯脫裙褲之勢；使令愛又驚，又怕，又恐，又羞，生推死拒，大叫狂號，魄散魂飛，氣盡力竭，一身氣血無不跳蕩，週身毛孔無不開張，然後迷門之勢，得以立時解散，發出紅點，流露生機。若用草木之性，

去疏通迷悶，雖傾盆灌服，豈能有此力量？此係一時權宜之計。若一說明白，則令愛止有羞慚，並無畏恐；即使獨囑令愛，而旁觀之人，俱無聲勢協助，驚駭不至十分，迷悶不能全解，此痘未能即透，生死尚未可知也！」夫人、任公，方各大悟，同加贊頌道：「先生真醫中華陀也！」一面叫人去贖延胡索，一面請又李看痘開方。家人等皆咋舌而退。

又李進房，看過頭面兩手，問明週身緊要處所，說道：「痘色紅潤，根腳分明，暈色結致，神氣清爽，部位齊全，此無病之症；藥以治病，若無病而藥之，豈不反傷元氣？」不肯寫方。夫人道：「小女症已極險，即蒙神法救活，亦豈能如無病？還求大德終始，慨賜收功。」又李道：「心為君主之官，一毫不可干犯；故驚觸則立死，驚去則立生；痰迷則立厥，痰退則立解；犯則其病至速，退則無病亦至速；今迷間已解，即如無病。古人云：『不藥為中醫。』即小有疾病，尚不可妄投藥餌；況可無病而藥之，用發散消導之劑，以虛其虛，用培氣補血之劑，以實其實乎？晚生不避男女之嫌，不惜搨打之痛，正以人命為重，豈有不欲收功之理？望夫人勿疑！」任夫人道：「果是如此，感謝不盡的了！」令任公送至書房。任公候又李睡下，方敢進去。又李睡在床上，想著：素娥出門時，不知如何著急？驚吹不知如何愁苦？進門時兩人不知如何歡喜？又想著這些紳士，還算有公道的，肯與已死鄉宦說話，亦必未公德量足以感之。一面又摸著頭上，笑道：「怎竟不知，被這些女子打出這許多塊來！」只聽見一個丫鬟聲氣說道：「錦囊開門，接了進去，夫人送桂圓湯在此；稀飯熬好了，就拿出來。」又李道：「錦囊已睡，稀飯是不吃了，這桂圓湯煩你拿了進去罷，多謝夫人費心。」又聽見兩個丫鬟，飛步趕至門外，問道：「二小姐吃下藥去，痾出許多黑血，夫人怕病乏了，問可有法止住他？」又李道：「病得盡才好，怎反要止住他？你對夫人說，是不妨事的。」又是一個跑來，說道：「如今不是黑血，是紫血了。」又李道：「紫血也要等他下完，才除得盡病根。」隔一會，兩個慢慢的走到門前，問：「白相公可曾睡著？」又李答是：「尚未。」女人道：「二小姐血已止了，肚裡痛也住了，請白相公放心，明日夫人和老爺面謝罷。」又李應道：「知道了，謝聲老爺夫人罷。」

待得這些人去盡，已是五鼓，一覺直睡到次日巳牌方醒。又李起來，錦囊送上臉水，說道：「老爺來看過三四遍了。」又李正在洗面，任公進來，滿口致謝道：「二小女病已全愈，隻身子乏些；大小女的痘，方才請專門痘科女醫看過，說是上好心經痘子，先生神力，愚夫婦感戴不盡！」又李謙遜了幾句。任公一眼看見又李頭上許多磊塊，說道：「頭無惡骨，先生頭上就有這些奇骨。是極貴之相了！」又李笑道：「那有這些骨頭？是昨晚被尊婢們打腫的。」把左手袖口捲起道：「這也是被令愛抓傷。」任公躊躇不安道：「這等得罪極了！這手上連肉都抓去了，怎麼處呢？」又李一面取巾要戴，一面說道：「令愛彼時羞怒急迫，盡力抓掐，幸晚生皮膚尚堅，否則筋脈將斷，何論肉乎？」任公深致不安。一面接過又李頭巾，說道：「這方巾網巾都破碎了。」吩咐錦囊，拿進去綴好，再有治傷藥兒，要些出來。須臾，一個僕婦出來，說道：「夫人說那頂方巾不好戴了，須另摺一頂；這頂便巾，請白相公暫戴。這匣癩癩膏，治傷痕是神效的，白相公就搽一搽，兩三回包管就好。」又李謝了，把膏搽在手腕；卻不戴那便巾。任公道：「這還是新摺的，並未污穢，先生何故見卻？」又李以實告道：「此係忠靖巾式樣，乃老先生委蛇之飾，非草野之士所敢褻也！」任公笑道：「先生豪氣乾雷，怎亦作此拘遷之見？」又李道：「冠制於朝廷，當凜天威咫尺之義；士君子謹小慎微，何敢視王制為弁髦！」任公肅然改容道：「先生正士，弟失言極矣！」因命僕婦拿回，說：「白相公守禮不戴，可快摺新巾出來。」須臾，錦囊托著兩碗蓮桂湯，一個丫鬟，拿著梳具，傳夫人之命，來替白相通發。又李夜間被打，髻發散亂，急需梳理；卻見丫鬟少艾，引嫌辭謝。任公道：「這丫鬟名叫晴霞，是伏侍大小女的，賤內最喜歡他，等閒不令見人；因先生是坐懷不亂正人，特著他出來伏侍，先生休得過卻！」一面指點示意。晴霞便走上前，竟將又李頭髻解散，用梳通理，又李只得聽之。一面吃湯，一面與任公閒論。

晴霞梳完挽髻，見一枝金簪，七彎八曲，枝葉打並做一塊，忙拿入內。任夫人接過，用箝修理，卻是一枝並頭蓮，係高手匠人造成，玲挑剔透，愛若明珠，不忍釋手。湘靈細看，卻少一小瓣，疑是打落在地；向外房尋覓不見，便交與晴霞，出來簪好。恰好巾已摺就，送將出來，是一頂栗色亮紗方巾，面上盤著藕色如意，中間嵌著一塊嫩黃蜜拍，又是一個網巾，兩條鴛鴦帶子，上墜兩個羊脂玉環；晴霞便替又李紮帶好了，方才進去。便是一個僕婦，托出一個方盒，擺下幾盆精潔點心，又是一大盤百果蜜糕，一大盆火肉角黍，又李用過。隨即擺上飯來，水陸畢陳，極其豐腆。飯後，告辭，任公苦留過節。又李道：「這斷不能領命！晚生自到敝世伯家，即發重病，未曾一致薄祭；前月未公週年忌日，俱因病未起一拜。明日是個節日，必要回去哭奠一番，少盡鄙念，望老先生垂諒！」任公進去一會，出來說道：「拙荊說，節日既不可留，今日一定要屈先生，同弟至江口一觀競渡，少盡愚夫婦寸意，改日專誠再求大教。」又李只得依允。忽然想起豐城獄來道：「晚生渴想神獄，昨日冒犯，本擬游宿其中，細探古蹟，不料竟成虛願！」任公道：「原來先生具此逸腸，弟不能仰體雅懷，玉成豪舉，開罪多多矣！」二人批掌大笑。

任公吩咐將獄中打掃潔淨，陪又李入看，見一間屋內，四面白木板壁，用豬血塗紅，正中豎著一方碑翰，上寫「光射鬥牛」四字。又李想著：豨汗空存，龍泉何在？易求駿足，難過孫陽！胸中一段牢牢騷騷，鬱鬱勃勃之氣，按捺不住，回到署中，取過紙筆，揮成長歌一首。其辭曰：

昔人鑄劍芙蓉城，神妃胎孕立金英；
兩師灑掃雷公舞，蛟龍持爐下天精。
一名幹將二莫邪，九爐朝朝寶氣橫；
炎然千霜神物死，芙蓉城空帶江水。
獨立青山即故蹤，一片山凝暮痕紫；
我因此劍思豐城，豐城獄隔三千里。
夜來繞屋不得眠，曉起扁舟發如矢；
落日經過泰伯城，朝煙直入專諸市。
九龍山頭望太湖，七十二峰如畫圖；
虎邱山上聽吳女，清歌一曲千明珠。
峰結蓮華多羽客，廊名響揲有靈姝；
靈姝羽客兩銷歇，楓落吳江舟入越。
錢塘潮水壓天來，弄潮兒慣隨潮沒；
須臾忽出鼉鼉問，把起江心幾團月。
富陽西去桐廬江，兩岸青嵐倒入窗；
獨上嚴灘弔子陵，高居白雲不可升。
昆陽城邊漢光武，鄱陽湖中明太祖；
青田握策守如女，老虎橫戈臨若虎。
紅血滿湖湖水立，我來猶見山光濕；
山光湖水逃難休，滕王高閣懸千秋。
千秋遙對豐城獄，無復龍光射鬥牛；
我思神物淚欲流，欲流不流心自籌。
長江十里一延頸，高山百里一回頭；
安得剖取雙明月，神光璀璨為兩眸；

崎嶇海岳索靈異，歸貯芙蓉百尺樓。

又李剛寫完，任公出見，諷讀一過，說過：「弟雖不識此詩之奧，但覺光芒四射，氣象萬千；太白仙才，恐亦讓先生出一頭地！」贊說畢，即攜入內，出來，請又車上轎道：「拙荆頗愛詩文，小女亦耽筆墨，喜得他母子三人，如獲奇珍，要留在裡邊，抄出盟誦。我們且去看龍舟罷。」又李道：「俗子笨句，何堪大家一盼？」任公讓又李先上轎，自己不用執事，也不鳴鑼喝道，隨後而行。又李轎出頭門，只見未能轎子旁邊稟說：「小姐記掛著相公，叫小人來請，今日一早到宅門上，回進說要留相公過節，小姐放心不下，又著小人來了幾遍，門上只是不肯代傳。相公今日看了龍船，還是回縣？還是回家？」又李道：「縣中苦留過節，我已解脫；現備酒席在船，只怕要到晚才得回家。我身子甚好，叫小姐不要記掛。」未能應諾而去。

又李、任公下船，見岸上男男女女，擠得挨肩擦背，通沒些空縫。江邊游船，也有百十餘號。三隻龍船，在江中顛風播浪，旋轉如飛。兩人一面觀看，一面飲酒。划了一會，三隻船上鼓司太保，齊向官船磕頭討賞，門子丟了三個紅封，又磕頭謝賞，龍船過去……就是一隻賣解的船，船上一個少年女子，船中桌上，四面縛著四把快刀；那女子光著上身，露出半身白肉，將一幅黃綠束著兩乳；穿一條大紅紗褲，將五色帶繫紮褲管；一雙白網裹腳，黑帶縮緊；下著一對小小燕尾青色結底尖鞋，不著膝衣，在那四把刀尖上，前合，後仰，左穿，右插，那肚腹、背脊、咽喉、脅肋，與刀尖離不上半分來去，把任公看得呆了，臉俱失色！岸上人合船裡的，都齊聲喝采，把錢望著船中丟去，卻不敢來討賞。

又是一隻船兒，四面繫縛欄杆，前後搭著彩綢，中間鋪著絨毯，兩旁架著刀槍劍戟鞭銅錘鈿諸般兵器，兩個花拳繡腿的後生，在那裡放對，做那泰山壓頂、猿猴獻果、觀音倒淨瓶、小鬼跌金剛等把戲，身勢甚是便捷，手法亦頗花巧。大家喝著彩，打了賞錢過去。只聽得岸上船裡的人，一齊發起笑來，又李看去，只見一隻破船，並沒繫縛，也沒鋪設，一個瘦矮老人搖著；船裡一個晦氣色臉的漢子，有三十多歲年紀，幾莖黃鬚；穿一條青布破褲，兩根錢串，係著一雙半白半黑的破靴，露出腳跟上的紅肉，中間想是沒有襪兒，赤膊著，空手捻著一對拳頭，上托天，下捺地，前推後勒，側撞橫勾的，支那空架子，想要博幾文賞錢；卻周圍的搖了幾回，沒有個肯給他錢，只顧哈哈的看著亂笑。那岸上的小孩子們，都拾起土塊，望著那船裡亂擲，要擲他開去。任公看了，熬不住笑向又李道：「這化子沒一些本事，怎也混在賣解數里，要博賞錢起來？」又李歎道：「此人卻是真實本事；老先生未嘗講究，眾人俱喜油拳，以致埋沒真材，殊堪慨歎！」因吩咐從人，叫過那船，在纏袋內，撈出四錠銀子，遞與那漢，說道：「你有此本領，可惜不遇識者，致為群兒所侮；但不可灰頹志氣，以致消磨；尤不可錯走路頭，以傷忠孝！目下烽煙不靖，邊陲需人，你當投效九邊，替國家出力，博個蔭子封妻，榮宗耀祖，切勿磋跲錯亂，負我一片熱腸也！」那漢子聽罷，眼中流淚，翻身便拜，說道：「爺的言語，通是好語，咱都記得。若肯錯過道兒，也不到今日這般丟丑了！只是爺的姓名，須叫咱知道？莫非有報答爺的去處？」那些差役見又李賞錢，又說好話，既是好笑，又甚不伏氣，便吆喝道：「老爺在船裡頭，也不磕頭，還是這樣高聲大氣，咱啣咱的，小的也不說一聲！你快些開去，不要討打！」那瘦矮船家，慌忙把船放開，死力搖去。那漢子兩眼含著眼淚，睜睜的看又李，退將去了。又李甚不憤那差人，卻礙著任公，不便呵斥。任公正待根問又李賞識那漢之故，只聽眾人齊聲喝采道：「這回好的來了！」

任公與又李看時，只見兩隻小船，橫在江心，這只船上，立一根紅竹竿，竹竿邊，挽著一個穿紅紗褲的美貌女子，年紀有十八九歲，把紅帶繫縛褲管，紅網裹腳，紅緞鞋，胸前束著一幅大紅結紗抹胸，右手捏著一根紅布八腳旗；那只船上，立一根綠竹竿，竿邊挽著一個穿綠紗褲的美貌女子，年紀有十六七歲，把綠帶繫縛褲管，綠網裹腳，綠緞鞋，胸前束著一幅宮綠暗紗抹胸，右手捻著一根綠布八腳旗。兩根竿子梢頭，橫綴著一條五丈多長的細繩，隨著那兩隻船的勢兒，在空裡不住的搖擺。只見兩船梢上，兩個赤膊雄壯後生，各有二十以外年紀，各拿一面鑼兒，鏗鏘的敲響。只見兩個女子，兩對紅綠鞋尖，忽地勾著繩子，倒掛在上，手裡拿那紅綠旗兒，划著那江中水聲嗤嗤的響。只見兩個女子，兩對紅綠鞋底，忽地立在繩子上，手裡兩根紅綠旗兒，被風吹在半空裡，飄飄揚揚。只見兩隻船，隨著浪，在風裡一顛一播；那兩根竹竿，便是一合一仰；那一條繩兒，竟是忽上忽下，忽東忽西的，動盪個不定，那兩個女子，便是忽歪忽斜，忽側忽閃的，且是伶俐。只見兩個女子，走到中間，一頭並住，堪堪待跌；只見兩個女子，互扭抹胸，把身子一旋；只見兩個女子，高高的空裡落下腳兒，狠狠的將繩子一蹬；只見兩根竹竿，都朝著江裡，深深的一擺；只見兩隻船，都望著江裡，直翻轉來；只見一條繩兒，竟往江裡直淹下去；只見兩個女子，渾身灑著浪花，在雪窩裡亂滾。

此時任公嚇出一身冷汗，又李正在出神細看，滿船人失了色，岸上河內約有七八千人，都驚呆了，靜悄悄的沒一些聲息。只聽鑼兒鏘的一聲響，那兩隻船上兩個後生，一齊動手，把槳直劃開來；那船便仰過去，那竹竿便直豎起來，那繩便直繃去，那穿紅的女子，便飛也似的跑到綠竹竿邊，那穿綠的女子，便飛也似的跑到紅竹竿邊，那鑼聲便不住的敲響，那兩個女子，便水淋淋的一齊落下，兩隻藕臂，各挽長竿，竿頭招搖著兩條旗兒，拍著四隻玉掌，齊齊的唱道：

船兒快快搖，竿兒快快跳，旗兒快快招，娘的腳兒快快跑，爺的眼兒快快瞧，瞧的快，快的跑，鑼兒敲得響嘈嘈；娘的歌兒快快唱，爺的錢兒快快拋。

這歌聲裡面，只見岸上五六千人，一片聲喝采，江中百十號船內，也有一二千人，都喝采不迭。兩隻船頭，接著尾連在一處；兩個女子，各披一件紅綠紗衫，手裡擎著一桿長柄大筐，望著船縫裡直搭進來討賞。任公擊節道：「走得好，走得好！家人重重賞他三錢銀子。」又李在纏袋內，撈出兩錠銀子來，一隻筐內撩了一鍵，說道：「這身分膽氣，也是有本領的，不比平常撮合，可惜也落在賣解數內！」兩個女子各各謝賞，四隻眼睛都注定了又李，脈脈含情。當不得那一雙木槳望江中一划，便直掠向別船去了。任公道：「今日是小弟作東，反累先生屢屢破費，深為不安；亦且忒多了，未免有傷於惠！」又李笑道：「此不過一時賞心，未覺其多；方才那四錠銀子，則但嫌其少耳！」任公默然無語。

只聽岸上人一齊喧嚷，船裡的人都和著說：「兀那道士來也！」任公與又李急睜眼看時，只見一隻船上，坐著一個道士，生得面如黑炭，眼如銅鈴，身穿九宮八卦金鑲繡紉法衣，赤著一雙精毛黑腿，一部紅須從嘴直至鬚髮，根根倒捲起去；左手攥住令牌，右手仗著寶劍。兩個女子，與走索女子年紀相仿，姿色亦不甚高下，穿著一身宮妝衣服，端端正正的，分立在令牌之首，寶劍之尖；從大江中心上流頭，趁著水勢，直瀉下來。任公遠遠望著，只認是兩個紙人，瀉到跟前，才知道是活的；不覺大驚失色，毛髮俱豎。又李笑道：「此不足為奇，乃左道惑眾耳！」再看那船時，更不轉來，已一直往下流瀉將去了。正是：

黃金有限心無限，寶瑟難聽箏好聽。

總評：

素娥女子下人，頂天立地一段議論，非具隻眼、見大義者不能，豈特為又李知己，將使情淺者深，情多者檢，兒女情腸、英雄壯氣，所繫甚重。

婦人無哀善於假哭，假哭者，人必笑之。男子傷心，每至大慟，大慟者，人必感之。傷心不至十分，則哀慟不至十分，感人亦不至十分矣。

獄中探古，為湘靈暗吐情絲而設，卻先有歲考時九廬山一遊作引，便非突然之筆。篇首「昔人鑄劍，獨立青山」等語，便成天然來脈，欲尋蛇必先搜草，古文之法如是如是。

看龍船自必鋪張，龍船之盛乃止落落數語，而帶寫賣解諸船，反極力鋪張，連篇不止。避熟就生，總不落人意想之內。

寫賣解諸船，以走索女子及道士之實為主，以擲刀放對男女之虛為賓，先虛後實，先賓後主，此古文定法，妙在中間夾一晦氣漢子，疑虛疑實、疑主疑賓，令人目迷五色，尤得古文三昧。